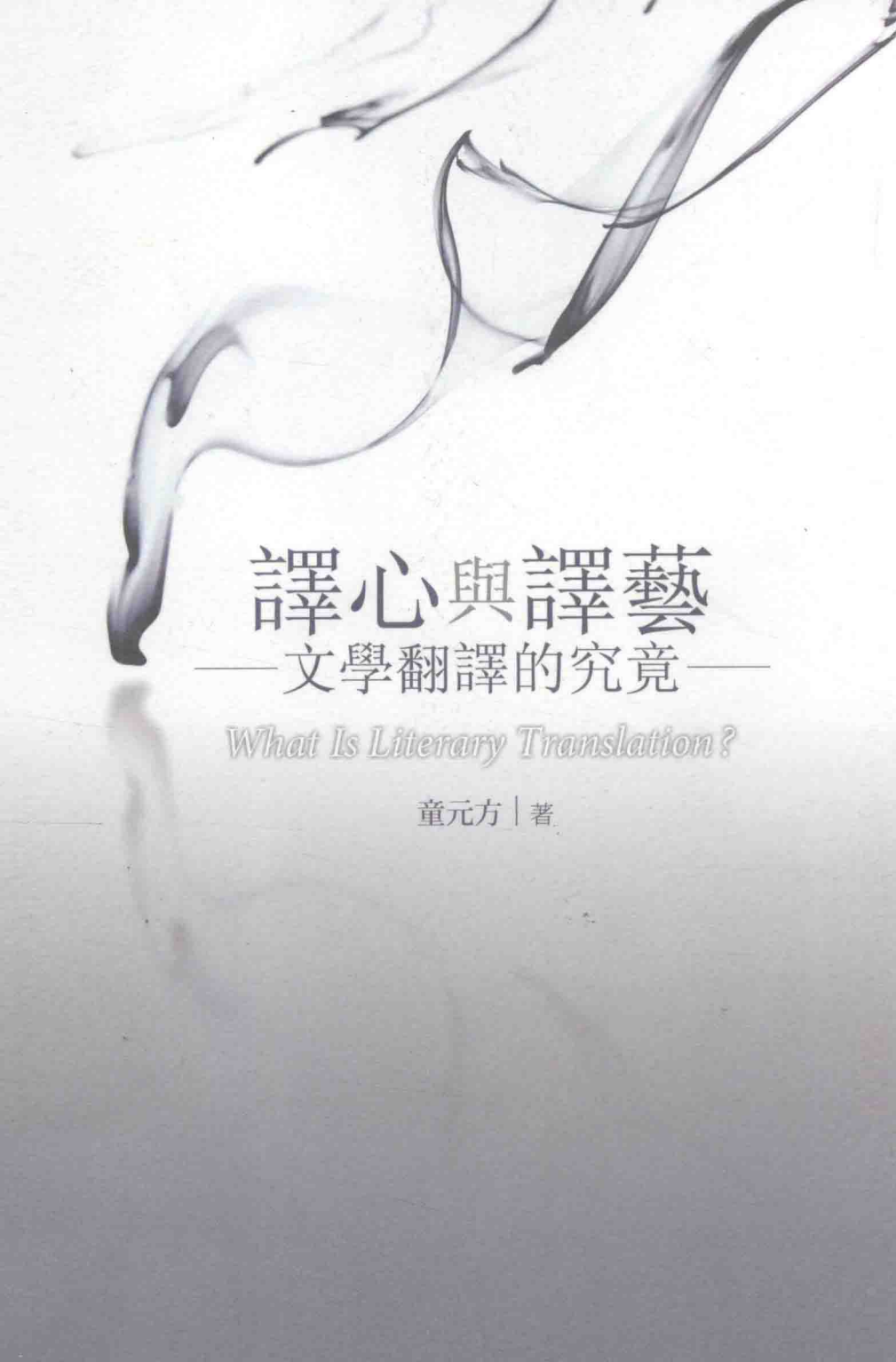


An abstract ink wash painting of a bird in flight, rendered in dark, fluid, and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The bird's form is suggested by the flowing lines of the ink, with its wings spread wide and its tail feathers visibl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paper, which enhances the contrast of the dark ink.

譯心與譯藝

——文學翻譯的究竟——

What Is Literary Translation?

童元方 | 著



譯心與譯藝

——文學翻譯的究竟——

What Is Literary Translation?

童元方 |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譯心與譯藝：文學翻譯的究竟／童元方著：

-- 初版. -- 臺北市：書林，2012. 11

面：公分. --（譯學叢書；42）

ISBN 978-957-445-479-2（平裝）

1. 翻譯

811.7

101013552

譯學叢書 42

譯心與譯藝：文學翻譯的究竟

作 者 童元方
編 輯 周佩蓉
校 對 王建文
封面設計 劉秋筑
內文編排 謝宜欣
出 版 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Tel (02) 2368-4938 · 2365-8617 / Fax (02) 2368-8929 · 2363-6630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 3 樓

北區業務部 Tel (02) 2368-7226 · 通路業務部 Tel (02) 2368-4938

台北書林書店 106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2 樓之 5 Tel (02) 2365-8617

中區業務部 403 台中市五權路 2 之 143 號 6 樓 Tel (04) 2376-3799

南區業務部 802 高雄市五福一路 77 號 2 樓之 1 Tel (07) 229-030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郵 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四樓

電話 (02) 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 2795-4100

出版日期 2012 年 11 月初版

定 價 新台幣 250 元

I S B N 978-957-445-479-2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

目次

005 自序 今夜清光

詩的翻譯

- 010 踟躕歲月——從白居易的「泊舟」到薩費爾的“Let's Roll”
- 015 〈正氣歌〉的英譯
- 022 〈楓橋夜泊〉的英譯
- 027 廬山與湖橋——兩首東坡詩的英譯
- 033 冶遊與綺夢——兩闕北宋詞的英譯
- 041 作詩的創造與譯詩的選擇——論李清照〈聲聲慢〉的英譯
- 058 奧瑪開儼的知音——論《魯拜集》的英譯與漢譯
- 082 卡片上的詩

小說的翻譯

- 090 丹青難寫是精神——論梁實秋譯《咆哮山莊》與傅東華譯《紅字》
- 105 譯與不譯——艾柯與錢鍾書
- 110 周作人與巴金的譯筆——王爾德的〈快樂王子〉
- 116 趙元任的翻譯用心——《阿麗絲漫遊奇境記》
- 122 無始、無終與無我——《愛因斯坦的夢》的翻譯

紅樓夢譯話

- 130 春易為夏，綠即是紅——論霍克思譯《紅樓夢》與泰戈爾譯自己的詩

- 143 翻譯上的合作
147 櫛翠庵品茶——名物的翻譯
154 敬禮譯者——悼英譯《紅樓夢》的霍克思
160 樹陰與樓影——譯前的考證與研究

譯者譯事

- 180 毆巴馬的親人
185 二月說古典愛情
190 詩人與譯家
193 可譯與不可譯——悼劉殿爵教授
199 利瑪竇的科學翻譯
204 管窺《和合本》聖經譯事

翻譯餘話

- 210 切磋與琢磨
210 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215 二、何謂武？
217 三、Second cousin?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218 四、徧插茱萸
220 五、「客至」、「賓至」與「有客」
225 六、說「絃」與「弦」——斟酌黃麗松回憶錄中譯本的書名
230 七、整套名詞的搬用
236 八、清末民初的譯界三氏——嚴復、林紓與辜鴻銘的譯風
237 九、翻譯新義

今夜清光

四年半前陳先生中風後，在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急救，從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深切治療部，也就是台灣叫加護病房的，轉到仍需密切觀察的，再轉到普通病房，由此再到沙田醫院療養。從眼不能睜、口不能言，到終於睜開眼睛，可以開口說話了。陰霾的天色透出了曙光，我彷彿也聞到花香。這時香港的《明報月刊》希望我開一個談翻譯的專欄，開心之餘，就答應了。

一月裡，新當選美國總統的歐巴馬正準備就職，有感於同學，尤其是中國大陸來的，還不怎麼認識他，我就選了一篇有關歐氏的傳記文字，作為學期的第一篇功課。原作的英文，看起來並不難，沒有想到最大的問題反而出在親屬關係的翻譯上。比如 grandmother 這個字，雖然簡單，但同學一見就條件反射似的譯成祖母，完全不顧文中所述歐巴馬與美國，或者說與他母親那一邊的關係，所以我的第一篇專欄就以此為題了。

接著就是情人節。我告訴陳先生我想寫愛情，就從布什奈爾的《慾望城市》講起。有一天陳先生忽然問：「寫完了沒有？」我說：「要不要念給你聽啊！」念完了，探病的時間也到了。每晚臨離醫院的時候，我總是遲遲其行。好不容易提起腳來，他又叫住我：「可不可以改兩個字？」「什麼字？」「加上『古典』二字。」這樣，我的

題目「二月說愛情」就成了「二月說古典愛情」了。為什麼要加上「古典」二字，難道陳先生也認為我所討論的愛情觀，在現代已近乎絕種，所以要標明？

陰曆年後，陳先生出院了，回到家裡。我也一月月地寫下去。談詩、談小說不啻賞心樂事，何況還加上文學翻譯這一層。比如《紅樓夢》中的一段經典敘事——櫳翠庵品茶，小說裡各人行止反映出各人的心事與性情，茶具竟是關鍵。既為中國所特有，大戶人家所用又分外講究，看描寫的繁複正是乾隆品味的富贍華麗。翻譯要清楚明白，唯恐失之簡；要形神俱備，又恐失之亂。這難題，正是藝術上的挑戰。

又如趙元任譯《阿麗思夢遊奇境記》中有一段阿麗思跟老鼠的對話。阿麗思問老鼠為什麼怕“C” and “D”。這“C” and “D”本是英文貓與狗的縮寫，趙元任用注音譯成“ㄇ” and “ㄍ”，真是神來之筆。可惜除了台灣，這一套語音符號幾乎無人認識了。

這些專欄文字當中有兩篇是特別向譯者致敬的，一位是二〇〇九年在牛津逝世的霍克思，一位是二〇一〇年於香港仙逝的劉殿爵。霍氏終身致力於《紅樓夢》的翻譯，而劉氏在《論語》、《孟子》、《道德經》的西傳上厥功甚偉。

此外，有兩篇與宗教有關。一篇涉及基督教「和合本」中文聖經翻譯的一些議題，是為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出書時所寫的序。還記得當時讀到嚴復以文言所譯的馬可福音部分章節時的興奮，簡直可以說是激動。原來譯《天演論》的嚴復也譯過聖經。在中國譯者身上，創造與演化的爭辯似乎從來就不是問題。也因為寫這篇文章，才知道賽珍珠的父親賽兆祥也曾譯經，更因獨力支付出版經費的困難，

致使家人的生活陷於捉襟見肘的窘境。另一篇則是由利瑪竇來華四百年後梵蒂岡為他舉辦文物展所引起，而專寫利氏與徐光啟在翻譯《幾何原本》一書上的貢獻。這已經出了文學翻譯的範圍了，我是以文化的交流與文明的演進為視角的。

陳先生病前在看曾國藩與陳寅恪，病後我自然把書接過來，念給他聽，同時也繼續念我寫的文章，告訴他我想什麼，為什麼這樣想。他現在說話費勁，比從前更喜歡聽而不喜歡說，這新的遊戲使我們彼此更加親近，一些令人心動的片刻悄悄點綴著病中歲月。

期間蘇正隆來港，看了幾篇我探討文學翻譯的文章，當即慨然邀稿出書。但陳先生的病情時時有變，我寫寫、停停，再寫、再停，也有兩年了。始終不曾成事，有負所託。

今年二月底，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倏地一陣天旋地轉，陳先生過世了。正隆來電郵吊唁，並再次提起出書的事。此時此刻，才忽然悟出這是他要我保重的方式。往昔愛戀的甜蜜化成今日的心傷，但卻在沉痛中孕育了未來的希望。於是在天昏地暗中，我居然開始將寫過的有關文學翻譯的稿子，逐篇電郵至書林。

四月初，我飛往台北參加陳先生的「不滅記憶」追思會，在桃園機場等國光號汽車進城。可能剛走了一班，等的時間長了些，傷痛的情緒竟在我毫無防備之下從四面八方來襲。我的眼淚驀地狂瀉而下，迎風灑在溫柔嫵媚的春光裡，幻化成一片霧氣。在國光號上，在旅館中辦入住手續時，我都止不住淚水，只是強逼自己不要哭出聲來。好像在香港憋住的，到了由此出身的母親之地，就再也憋不住了。我的失落豈止伯牙之悲，花好月圓之後，瞬間已在不同的時空。能轉世七次，世世再相遇嗎？

在書林見到編排好的稿子，已是新書的清樣。日子真是往下過的，不計悲歡。半年來，返台多次，還曾赴美一趟，處理紛至沓來的事物，同時為新書，補些小注。這樣，竟然就到了中秋。

想起十年前陳先生第一次中風，其時新婚未久，我飛美去照顧他。那年的中秋節，就在雲海中的飛機上錯過了。至於這四年來的中秋，一次他尚未出院，一次烏雲蓋月；其餘兩次他在床上可以望月，我陪著他望，那不遠處高樓頂上的月亮，緩緩轉過樹梢，橫過天宇而逝。

今年本來說會有颱風的，結果神清氣爽，中天一個大月亮。清光依依，仍是舊時月色，但終究是一人的中秋了。回到燈下，續完此文。

陳先生最喜歡聽我說話，於是出之於口，繼而筆之於書。是熱情的聆聽者催生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沒有陳先生，就沒有現在的我，自然也沒有這本小書。如今幽明相隔，只是暫別而已。就像從前或車站、或機場無數的別離與無窮的思念，不知盡頭的等待都等了過去，天殘地缺時終將相見！

謹以此書獻給永在心頭的陳之藩先生。

壬辰中秋於香港容氣軒

詩的翻譯

踟躕歲月

從白居易的「泊舟」到薩費爾的“Let's Roll”

我當初剛來到香港時，常聽人說起「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的港式中文，而現在的標誌則已改用「泊車」的字眼，我對此「泊」字非常喜歡。香港的高人一定很多，這個「泊車」是“parking”的翻譯，音義兼顧，譯得多高明啊！把泊舟的水旁借來用以泊車，不僅使人發思古之幽情，而且可以說是「禮失而求諸野」。看到這個字的重新定義與重新使用，我的感覺如同在港初次看到着大紅裙褂的婚禮，使人不由得從驚訝轉為驚喜。

可是，我把這個看法告訴一位朋友時，他卻不像我似的看得那般嚴重，反而說把“parking”譯為「泊車」，顯然是出於偶然的成分居多。我才不管什麼偶然不偶然，於是熱切地向他解釋我欣賞這個「泊」字的背景與原由。

記得大學時看唐人小說，在讀了士子與歌妓的故事之後，心痛於《霍小玉傳》與《鶯鶯傳》等在讀後給人帶來的遺憾，再看到花好月圓的《李娃傳》，真是喜出望外。而這篇令人倍感溫暖的傳奇作者白行簡原來是白居易的弟弟。這兄弟二人，一位長於小說，一位長於詩。其實當時的讀書人沒有不會作詩的，白行簡一定也會作，只是因為哥哥的詩寫得太好了，做弟弟的在那麼大的陰影下，難爭光彩，所

以精力集中到小說上去，難怪《白郎中集》裡保存下來的詩，只有寥寥幾首。

我很同情白行簡的心境。我也很愛小說，但更愛詩。自然，白居易很愛他的弟弟，兩人的感情很像蘇軾之於蘇轍。而白樂天也像蘇子瞻似的，在寫詩時不時流露出手足之情。

比如，元和十三年，白行簡在盧坦節度使官衙內作幕僚，盧坦這年突然死了，行簡給哥哥居易寫信，要從四川的東川順江而下，到江州去看哥哥。居易得行簡書，聞欲下三峽，先以詩相寄：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
書報九江聞暫喜，路經三峽想還愁。
瀟湘瘴霧加餐飯，灩澦驚波穩泊舟。
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¹

這個「泊舟」的「泊」字常在唐詩中見到。但我為什麼專注意這個「泊」字呢？因為白居易後來由江州轉忠州，又由忠州還京，四年後，由中書舍人改任杭州刺史。他又有一詩：

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
泊處或依沽酒店，宿時多伴釣魚船。
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
且向錢塘湖上去，冷吟閑醉二三年。²

這首詩中又用到「泊」字。不僅此也，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只有

三年，沒有不離開的自由。臨別杭州時，又有一首：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絃。
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
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
處處迴頭盡堪戀，就中離別是湖邊！³

江州司馬的名作《琵琶行》所吟的也是歌妓。妓字早年作「伎」，以藝示人，沒有些微負面的意思。而在這首詩裡，「泊」字又出現了。

當初把“parking”譯為「泊車」的人顯然是有詩書作背景，也許就是一位白詩迷，才有這樣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巧思與佳作。



今年到了一月中我才接到從紐約寄來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星期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在香港看電子版的《紐約時報》，每天只能過目一下天下要聞，唯獨星期天的雜誌，在網上卻頗難找到。因為時報雜誌上每期總有一篇薩費爾（William Safire）的有關語言的專欄文字（“On Language”），我總想看一下，不然即若有所失。因此，在美的朋友即不時轉寄一些來給我看。

臨近耶誕節這一期的，標題為“Roll’s Roles”，副題為“Verb’s Informal Sense Achieves Heroic Status”。這個標題利用雙聲的俏皮當然也會讓譯者焦頭爛額，煞費周章，但此乃後話。先看薩費爾要說什麼。

薩費爾說，近來“Let's roll”的歌聲在足球場上揚起，在收音機中播出，又成為汽車保險槓上喜用的標語。“Roll”這個字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沸騰與翻滾。

薩費爾所指的正是聯航九十三號班機在九一一那天，暴徒把所挾持的飛機當作導彈，對著白宮還是國會山莊的方向直衝而去時，機上的一位乘客畢梅爾（Todd Beamer）與芝加哥那邊正通著電話。芝加哥那一端聽到畢梅爾念誦完主禱文，接著說：「大家準備好了嗎？Let's roll！」

去年十一月布希在亞特蘭大的演講中提到這件事時，他說：「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的英雄，畢梅爾說的這句話表現了我們這個大國的精神！」布希繼續說：「我們毫無疑問正面對新的挑戰，但我們自有赴戰的號令。各位同胞，Let's roll！」

“roll”這一字譯成什麼中文才恰當呢？現在參考一下薩費爾的考證：“roll”這個字的演變，比如，在拜倫詩句中的海濤滾滾；又如，在搖滾樂中“rock and roll”的聲浪滔滔。在此如譯為滾或滔，顯然不恰當。那麼，把“roll”譯成「捲土重來」的「捲」呢？也是不順。至於「滾出去」、「給我滾」之類的用法則無一不是負面的動詞；而若直譯為「讓我們滾上去」，也不成話；或者譯為「我們上」、「我們拼了」呢？

正如嚴復所說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對“Let's roll”這一句話的中譯已經想了半個多月了，然而還是在「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的階段。⁴

二〇〇一年二月於香港

- ¹ 白居易，〈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收錄於《白居易集》第二冊，顧學頡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56。
- ² 白居易，〈舟中晚起〉，《白居易集》第二冊，頁433。
- ³ 白居易，〈西湖留別〉，《白居易集》第二冊，頁514。
- ⁴ 兩段引文皆見於嚴復，〈譯例言〉，《天演論》，收錄於《萬有文庫》第一集第491冊，王雲五主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2。

〈正氣歌〉的英譯

最近收到一封電郵，從名字看來，是滯港有年，來自英國或美國的一位女士，名叫莫林。她是婚姻輔導，但現在想多留些時間給自己，以追求過往未能顧及的興趣。

她說起十五年前一位當氣功師傅的朋友，提到一首文天祥的詩，叫做“Ode to Centered Energy”。因她只會英文，幾年來斷斷續續向中國朋友打聽這首詩，但似乎沒有人知道。也許這首詩的詩題譯錯了，所以找不到？她十分悵惘，最近又開始尋覓這首詩及其詩序的英譯。於是我們一往一還地、不知不覺地通了很多電郵。

“Ode to Centered Energy”及序，那準是〈正氣歌〉了，雖然這詩題一般多譯為“Song of Righteousness”。想來氣功師傅對氣有興趣，所以把此詩介紹給她。我請她先上網找找，找不到我再幫忙。

她回了一封很長的電郵，說一千多個網站，所述大同小異，她之前已看過。但這次既有了我給的英譯詩題，就又鍵入，找到了一些詩句，比如：Virtue is manifested at times of Adversity 之類。其餘也就沒有什麼了。她說答案看來仍在我的書裡：Writing Poetry as Diary: Wen Tianxiang's Poem Series。這資料也是她在網上查到的。她以為既以寫詩當日記，我可能有機會看到那首詩及序，因為序本來就是解釋作詩時詩人在何地，又為什麼而寫等。

可是她所提的並非我的書，而是十多年前我在亞洲研究協會於芝加哥舉行的年會中的講題。我的英文書名譯成中文，是：「文天祥與吳梅村：兩組北行詩的比較研究」，是根據博士論文寫成的。

看莫林所引詩句，應是「時窮節乃見」的英譯，她要找的當是〈正氣歌並序〉無疑。因為詩為五古，加上序相當長，一般漢詩英譯的集子都不大選，我手邊唐安石神父的譯詩集《中詩英譯金庫》倒收了這首詩的英譯。

唐神父將題目譯為“Song of Honor”，再另分序與詩。總題的「正氣」既譯為“Honor”，這「氣」的本身當然是沒譯。歷來此字也屬難譯，我曾見過的有：“energy”、“spirit”、“valor”，甚至有“vapor”，還有音譯中文的“chi”。而文天祥在燕京囚室中所面對的七種邪氣：水氣、土氣、日氣、火氣、米氣、人氣、穢氣，序中均一一述及。這些「氣」唐氏一律譯成“Exhalation”。與之對抗的是文氏自己所養之氣，亦即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這「氣」唐氏則譯為“Spirit of Nobility”。

我們來看此序的結尾：

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¹

唐氏的英譯如下：